

上應該是製造一個更能容忍、更能尊重所有個別差異的社會。

有部份女性仍抱持依賴心理和需要人保護的心態，這是否和婦運的宗旨產生矛盾？

很多弱勢者都會有這種心態。譬如：黑人解放運動的初期很多黑人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走。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他們被奴役慣了，因此一下子讓他們自由了，反而他們沒有地方可去。同樣的情形，很多女人從小就被教導要聽從丈夫的話和順從丈夫的意思，而今天一旦讓他們自由發展、自由選擇職業，那她們一時之間難以適應或覺得無所適從也是很自然的事。

要如何改變和消除這種弱者的心態呢？再教育是協助她們成爲新女性和一個完整的人所必需的途徑。只有透過再教育喚醒女性意識覺醒，那婦女運動才有希望，兩性關係才有可能改善，而女性也才能跳出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和壓迫過著獨立、自主和自由的生活。

如何使各階層婦女團結起來，形成一集體力量並推動婦運的發展及改善兩性關係？

婦運的發展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發展

展有很密切的關係。譬如：今天的勞工工會如果有更多的婦女參與，那麼在整個工會的運作當中，她們就會發現男女爲什麼在很多事情的關心焦點會有所不同。

所以當勞工運動越加發展，越多的婦女幹部去參與，這時她們就會開始把一些女性問題帶入整個運動裏。

台灣婦女運動最大的問題是不管是婦女新知、主婦聯盟或其他團體，都是高等知識分子的婦女在進行的活動。所以她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說她們本身比較有能力克服這種客觀環境的障礙。譬如：一個女性的大學教授的薪水足以讓她請一個保姆來幫她照顧小孩或煮飯，那她就很容易可以擺脫這些負擔。但是一個女士則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另外這些高等的女性知識份子家裏若有老人的話，她有能力可將老人送到養老院去，雖然沒有社會福利，但是有錢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其他的農民、勞工或者是低收入者的受薪階級都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如果台灣的婦運要發展起來就必須要知道分子打破其本身的特色而去關照其他階層所遭遇的問題。

我認為台灣發展婦運的第一個要務是要去爭取婦女福利。婦女福利要

能和其他社會福利一樣普遍地發展，因爲要讓婦女從嚴重的家庭包袱解脫

而出來做社會參與，那一定要幫助她們解決客觀上的問題。如：老人福利、殘障福利及托兒問題要做好，那麼婦女才有可能走出來並在事業上能得到較好的發展。台灣的婦女運動從呂秀蓮到現在都在做女性意識的覺醒而沒有在做婦女福利的要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缺點，這或許和從事婦運工作的人的特殊身分有關。我想婦運工作者一定要慢慢地跟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結合。也就是說她們要去參與這些運動而幫助這些運動裏面的婦女並從運動中獲得女權的概念。

後記：

再多的理論，有時尚不如婦運工作者的一兩句經驗之談來得實際——計劃中的座談會，因著這樣信念而來。

所幸在輕鬆的氣氛之下，曹愛蘭女士和我們的一席談話，或爲料想不到的豐富收穫。而從「關懷弱勢團體」的角度出發，也許能夠使我們跳脫對「自由選擇」的迷信，更能體認到，並不是在我們自身「看不到」（也許事實上仍是存在的）女性受歧視的同時，「女性主義」就該成爲歷史名詞了！

訂做一個美好的未來

談

生涯規畫

人不能只滿足於生活的溫飽，更應該去探尋及達成賦予此生命的意義。當然，我們可以順其自然或者由他人來規畫我們的一生，但這不是一個成熟、負責的人所該做的。一個對生命負責的人，應主動規畫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讓人生來控制我們。

何謂生涯規畫？

「生涯」，譯自英文的「career」。有人譯成生計，但生計較強調經濟功能，生涯則代表了終生性——由認知到離世。心理學家 Super 對於 career 的解釋爲：「它綜合了一生各種生活的角色，它也是人生從青春到退休之間一連串有酬或無酬職位角色的綜合，因此它除了工作職位外，還包括副業、家庭和公民的角色。」簡單來說，它包括了人一生的事業和一輩子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看出 career 的範圍涵蓋了人的一生，涉及個人生活中各方面的活動與經驗，而這些活動與經驗經過一生當中連續不斷的發展後，塑造出個人獨特的生活型態與人生目標。「生涯規畫」即是一個人針對他個人的興趣、性向與智力等條件，所定出綜合

性的長遠打算。因此每一個人的生涯規畫不會相同。一個成功之人的生涯規畫並不見得適用於你我，而是由「我」爲出發點的生涯規畫才可能最適合自己。

我是誰？我能做什麼？我喜歡做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做生涯規畫時，這些探索工作做得越完善，所規畫出的未來才會越適合自己。

一般來說，人生可分爲五個時期：

- (1) 成長期——兒童時期。
- (2) 探索期——高中、大學階段，約成人前期。
- (3) 建立期——約成人前期
- (4) 維持期——約中年期
- (5) 衰退期——約老年期。

而大學生時期正好是在探索期，因此在這階段，尚未完全瞭解自我，並非是一件「不正

常」的事。相反的，往往越感覺到不瞭解自己的，才能激發他去探索自我的心；而太早

便認爲找到自我的人，也許那只是在家庭、社會、環境壓力下所扭曲的自我。在大學階段，我們仍有這個權利去探索，但這必須是有意義的探索，並非盲目的。在大學生涯中，我們除了學習如何去擁有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外，在人際關係上，也要去學習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將牽涉到對自己的認識和對別人領導的適應，因此多接觸一些事物或在學校內參加社團，都可幫助自我的成長與瞭解。而轉學、轉系是成本極高的探索，若非經過仔細考慮，只爲證明那系是否適合自己，這種探索可說是非常危險。

此外，通常可以利用一些測驗量表來瞭解自己。除了能力與性向外，興趣、人格、價值觀、工作憧憬、過去的工作與休閒經驗

策劃／北青社
執行／楊思亮

郭明典
洪國楨
潘美蓉
郭淑芬